

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
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
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
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
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
找到火种

□ 陶 勇

如果有人问,10岁那年的春天到底发生了什么,我的记忆会越过层层叠叠的时光,落在一间灯光明亮的诊室里。母亲的眼睛一直有强烈的异物感,就像一把沙子撒进眼睛。幼时,母亲也常给我点眼药,按照她朴素的观点——不“杀”眼睛的眼药水不能杀菌,所以每次上了眼药之后,我总是泪流满面,无法睁眼。母亲终于决定去江西南昌的大医院看看。我紧跟着她,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医生让母亲躺下,点了麻药,然后拿起一根细针,在她眼睑里一下一下地挑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……密密麻麻的结石铺了满满一盘子。我站在一旁,感到非常好奇:人的眼睛为什么可以长石头?神奇的是,从那以后,母亲的眼睛不磨了。那一刻,我发现原来医生如此神奇,光明是可以被人“夺回来”的。就是从那天起,一颗学医的种子在我心里生了根,此生再未动摇。

如今回想起来,童年的陶勇其实做了很多“无用”的事。父亲时常出差,母亲在新华书店工作,我最多的娱乐活动就是读书。读金庸、古龙、温瑞安、梁羽生,在快意恩仇的英雄世界里流连忘返,似懂非懂地琢磨“生死浮沉”。读着读着就发现,无论多么厉害的英雄大侠,受了伤都要去找药王,他们一出手就能让人起死回生。那时的我觉得,这些神医才是真正掌握生死奥秘的“大boss”,是比我心目中所有大侠都要光辉的“英雄”。

我还记得,小学三年级参加过一场作文比赛,写的是一篇关于校园四季的文章,得了抚州地区一等奖,奖品是一套翻译版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后来年岁渐长,书桌前的少年走出了那间满是墨香的书店,一路从南城县走到了北京,从医学院走到了手术台,从北京朝阳医院的诊室走到了国外访学的讲堂。一路走来,我治好了很多人的眼睛,也治好了很多人心里的伤。

2020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劫难,让我的左手一度失去了触觉,严重失能,我曾以为此生再也无法拿起手术刀。在最灰暗的时刻,我不断回想那个10岁的春天,回想那些在书桌旁彻夜读书的日子,回想写出那篇获奖作文时内心的兴奋。我慢慢意识到,童年的力量,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巨大。它不在于你储存了多少知识,而在于你在那些最纯粹的年月里,悄悄修炼出了一种对抗生活荒芜的底气。

这大概是我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参与公益、陪孩子们读书、提笔为他们写信的重要原因。这些年,我跟团队发起了“光·M计划”,跟盲童薇薇合写了一本儿童文学作品《追光的孩子》,还跟出版社合作,参与了“新接力书信集”,希望通过书信的形式把自己的童年故事讲给更多孩子听。

每次跟孩子们对视,我总会看到儿时那个蹲在书架旁、手里捧着一本旧书的男孩。陶勇是从书店里泡出来的,从文字里泡出来的,从母亲眼里数十颗结石的光亮中泡出来的。我想把这些故事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,不是为了让他们成为下一个医生或作家,而是希望他们知道:每个人的童年,都是一个藏着未知宝藏的房间。打开它,往前走,你就能找到自己此生真正热爱的东西。

假如真的能重回童年,我仍然会在10岁那年春天陪母亲去看病,仍然会在新华书店的角落读完所有买不起的书,仍然会趴在写字台上奋笔疾书那篇关于校园四季的文章。童年的陶勇做的每一件事,后来都成了他此生最重要的底色。我相信,正坐在诊室门口等候的那些孩子,他们的童年里,一定也藏着足以照亮一生的火种。我盼望他们能找到它。

（摘自2026年6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在林间

（诗歌欣赏）

背 影

□肖立武

甜。是你味蕾的感觉
美。是我的背影,被阳光揉碎
撒在你心海里燃烧
距离,是这美的脆弱
我目视前方,正道直行,不是对你的忽视
我一扭头,背影将甩给别人
就像我飘逸的长发

我的脸,天生一记阔锄的形状
砸向你,会比耳光响亮

在林间

□钟想想

在林间,树是我的亲人
每一株都有自己的名字
即使暂时无法相认,我也从不叫它们杂树

和它们交流时,我总是低声细语
生物学家说,树是,比人类更早来到地球
也是更谦逊的物种

除了风来,树从不标榜什么
许多话,由叶脉和年轮代替
此刻,一只云雀扇动翅膀
就有温润的气息聚拢——
就有山头斜照,把树与树之间
留白的疏离感,一点点填满

遇见山楂树

□钟守芳

上一次遇见你,在故乡
一簇簇红灯笼在枝头,一群孩子,饥渴难耐
抵挡不住酸酸甜甜的诱惑
世界的美意,浓缩在一颗颗红宝石里

盛夏。再次与你相遇
木点燃的灯笼,藏着倔强的酸
风会来捶打你,雨会来捶打你,霜会来捶打你
炎热的阳光会来捶打你

终有一天,你会红到鲜亮,红到发紫
酸中带甜,直到被貌似爱情的糖浆
裹满全身,此时,你已万劫不复

家在槐树湾

□ 王守槐

母亲,老家门前掰着指头
孩子,泥泞的都市召唤故乡
我的小城,行色匆匆的原点
道路延伸的两头,都是家

房子空旷,盛不下怀念的心绪
灯光柔和装着五颜六色的欢笑
日子在脚下沉默,我的中年
被留在磨盘的圆心,左右为难

通往故乡山坡有连天的油菜花
通往都市街道有成行的芙蓉花
那一树开得茂盛的桃花,在梦里
渐渐泛白。而我只想行走在路上

小城流水潺潺,天空干净的蓝
那一条青石巷,保持安然的面容
槐树湾,烙印在心底的画面
于窗外楼宇间,此起彼伏

（摘自《北京文学》公众号）

爱梦想的孩子

□ 林贤治

呼兰。中国最东最北部的一座小城。说句不算夸张的话,如果不是因为萧红,人们很有可能忽略掉它的存在。在地图上,那不过是省城哈尔滨附近的一个小圆点。松花江有一条支流叫呼兰河,就像一缕蓝色的丝线,从这圆点中间依稀穿过。萧红生于斯,长于斯,却歌哭于异地。这个爱梦想的孩子,从小向往呼兰城外的天空,当青春的羽翼未及长成,便不顾一切地悄然飞起了!正如她所说,女性的天空是低的,而她的天空更低。

萧红生于1911年,正值辛亥革命的年份。时间的契合,使她的生命暗含了一种叛逆、哗变的物质。她出生的当天,又值端午节,那是流亡诗人屈原投江自沉的忌日。这样,终生漂泊也就成了无可抗拒的宿命。从谱牒看,萧红的家族本是乾隆年间从山东过来的流民。她姓张,名迺莹,萧红是后来发表小说《生死场》时所取的笔名。张家最早落脚辽宁,经过几代人的艰难种植,辗转经营,购置恒产,终至成为省内远近闻名的大地主。不过,到了萧红的祖父张维祯一代,家势已经衰落。分家时,张维祯分得呼兰的四十多垧土地,三十多间房屋和一座油坊,从此离开先祖的发迹地,迁至呼兰。张维祯读书人出身,性情散淡,又不爱理财,一切家务全由妻子管理。实际上,家庭的权力中心,是过继的儿子张选三,也即萧红的父亲。

萧红说过两件事情。她家里有一个相随干了三十年老长工,她称“有二伯”的,一次就被张选三当众打倒在地,流血不止,出手是极狠的。还有一次,为着房租的事情,张选三把房客的全套的马车赶了过来,房客找到张维祯,跪下来哭诉,于是老人把两匹棕色马从车上解下来还给了他们。为着这两匹马,张选三同老人争吵了整整一个夜晚。张选三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,被授予师范科举人,曾任汤原县农业学堂教员,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、呼兰县教育局长、巴彦县教育局督学、黑龙江省教育厅秘书等职。在外,他是一个谦和的君子、绅士,政治上相当圆通;对内,却是一个暴君。萧红这样记叙她的印象:“父亲常常为着贫焚而失掉了人性。他对待仆人,对待自己的儿女,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,甚至于无情。”

他对萧红的管治是严酷的。他打她,骂她,偶然打碎了一只杯子,也要骂到她使她发抖的地步。萧红总是感觉到他在斜视着自己,威严而高傲,每从他的身边经过,身上都像被针刺一样。“过去的十年我是和父亲打着生活。在这期间我觉得人是残酷的东西。”萧红回忆说,“因为仆人是穷人,祖父是老人,我是小孩子,所以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保障的人就落到他的手里。后来我看到新娶来的母亲也落到他的手里,他喜欢她的时候,便同她欢笑,他恼怒时便骂她,母亲渐渐也怕起父亲来。”在暴露父权的同时,她敏锐地感到男权普遍的强大的存在。她质疑道:“母亲也不是穷人,也不是老人,也不是孩子,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?我到邻家去看看,邻家的女人也是怕男人。我到舅家去,舅母也是怕舅父。”由于萧红的叛逆性行为,张选三禁止萧红的弟弟张秀珂和她通信,宗谱里不记她的名字,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,但是,他们姐弟两人确曾经怀疑过,认为张选三不是他们真正的父亲。

母亲姜玉兰在萧红九岁时病故。“母亲并不十分爱我,但也总算是母亲。”看得出来,萧红的话说得很勉强,也很酸苦。但是,在回忆起和垂危的母亲诀别的时刻,她是怀着深情的。那时刻,她垂下头,从衣袋里取出她母亲为她买的小洋刀,泪花闪烁:“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?”

人生是一个寻找的过程,在某种意义上,也可以说是丧失的过程。可怕的是,有些事物的丧失是永久性的,这样,所有寻找的努力都将因此变得徒劳,成为一种尖锐的讽刺。而萧红,对于精神世界中那些在别人看来纯属虚无缥缈的东西,比如:爱,自由,独立和尊严等等,对于未来许许多多尚未生成的事物,生来有着一一种超乎常人的特别强烈的要求;正是这种过度的要求,引诱她,并使她受罚。她陷入永无止境的不满、不安与焦虑之中,因了自虐般的自我索取而饱受内心的折磨。

萧红只爱祖父一个人。萧红长到懂事的时候,祖父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。他一天到晚自由自在地困着,但在萧红看来,老人是寂寞的。他只有一件事可做,就是擦摆在祖母地擦上的一套锡器。他常常挨骂,祖母骂他懒,骂他擦的锡

器不干净,大约萧红老是相跟着的缘故,常常捎带着把她也骂上。这时,萧红就会拉着祖父的手往屋外走,边走边说:“我们到后园里去吧。”

一到后园里,就立刻到了另一个世界了。一个宽广的、明亮的、人和大地融合在一起的世界。太阳光芒四射,凡在太阳下的,都是健康的、漂亮的。萧红感觉到,只要拍一拍,连大树都会发响;叫一叫,连对面的土墙也会回答似的。到了后园,她就像看准了什么似的奔过去,又好像有什么在那儿等着她,其实什么也没有,只有自由的精灵,活的精灵在呼唤。

后园长着一棵樱桃树,一棵李子树,都不大结果子,还有一棵大榆树。玫瑰也只有一棵,若是开花,却灿烂得很,燃烧般从五月一直开到六月。到了秋天,蒿草当中又开起蓼花来。还有一些不知名的草种,吐出一串一串的花穗,像小旗子一样动荡在草场上。这时候,蝴蝶来了,蜻蜓来了,还招来很多满身绒毛的蜂子,嗡嗡地在周围闹着……多么自由的世界!花,鸟,虫子。它们要做什么,就做什么;要怎么样,就怎么样。自由多么好。傻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,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开一朵谎花,就开一朵谎花,愿意结一个黄瓜,就结一个黄瓜。若都不愿意,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,一朵花也不开,也没有人问它。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,愿意长到天上去,也没有人管。蝴蝶随意地飞,一会儿黄蝴蝶,一会儿白蝴蝶,它们从谁家来,到谁家去?谁也不知道……

在《呼兰河传》这部哀歌式的作品里,萧红用了复沓的句子,反复写道:“我家是荒凉的。”

院子住住着许多人家,有养猪的,开粉房的,拉磨的,赶车的,都是挣扎在底层的人们。萧红用她那双不无困惑的大眼睛,默默地摄取他们日常生活的图景,倾听他们的说话、歌唱和哀叹,感受其中的悲哀和寂寞。然而,周遭的苦难,竟然侵入一颗幼小的心灵,使她受伤而起了哀悯。她在家里常常偷了馒头、鸡蛋之类,分给穷人的孩子们。有一个冬天,看见邻家的小女孩光着身子蜷缩在炕上,她立刻回家把母亲给她新买的一件绒衣送过去。小女孩的一个微笑,让她那么高兴,全然忘却可能招致母亲的责难。

“我家是荒凉的。”在这里,她把众多客户的生活当作家史来叙述,她打通了不同家庭的门墙,把它们置于同一片屋檐之下。荒凉的不是后园,也不是屋舍,而是生活,是被这破败的屈辱的生活磨损了的心。

在家里,除了祖父,萧红最喜欢和有二伯待在一起,帮他干活,为他缝补衣物,背着家人送给他吃的东西。离家以后,还向人打听他的情况。她写他,为他立传。她要写出一个善良的、纯朴的灵魂,把这灵魂和瘫痪的生活一起高举起来,控告社会的不公。她爱她的有二伯,爱周围的穷人。她把这爱保存在心里,犹如风雪之夜保存着一粒火种。

祖母死时,萧红七岁。因为祖父的屋子空着,萧红就闹着一定要睡在那屋子里,从此,她开始学诗,接受一种非正规的美学训练。祖父教的是《千家诗》,没有课本,全凭口头传诵。早晨念诗,晚上念诗,半夜醒来也是念诗。祖父念一句,萧红跟着念一句,念着念着,后来就提高调门喊起来了。诗的意思明白了没有不要紧,念起来好听。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,多好听。念了几十首之后,祖父开讲了。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”祖父解释过后,萧红问道:“为什么小的时候要离家?离家到哪里去?”祖父说:“好比爷爷像你那么大家,现在老了回来了,谁还认识呢?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小孩子见了就招呼着说:你这个白胡子老头,是从哪里来的呀?”萧红听了觉得不大好,赶紧问祖父:“我也要离家的吗?等我胡子白了回来,爷爷你也不认识我了吗?”祖父一听就笑了,“等你老了还有爷爷吗?”萧红恐惧而且茫然。祖父见她显出很惶惑的样子,赶快说:“你不离家的,你哪里能够离家……快再念一首吧!下一首……”每天在大雪中的黄昏,萧红便围着暖炉,挨着祖父,听祖父朗读诗篇,看着祖父翕动着的微红的嘴唇……她害怕离开祖父……祖父时时走近,把多皱纹的手放在她的肩上,然后又放到她的头上,她的耳边便响起这样的声音:“快快长吧!长大就好了!”

（摘自《萧红:孤鸟南飞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